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陳紀四

起疆開大淵獻盡重光單闕凡三年

臨海王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

袁樞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

齊上皇還鄴 己亥周主耕藉田 二月壬寅朔齊

主加元服大赦 初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

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

遷而委任甚重與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尚書僕射到

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

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
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
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
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
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
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
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
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
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
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

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
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
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
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
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
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
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
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
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
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并賜
鐵炭使脩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
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
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
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
仲舉旣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
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
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今
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
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

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辛亥南豫

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

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

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恐

扇動中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 夏

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湘州刺

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

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

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女響爲質

五月癸巳瑒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甲午
齊以東平王儼爲尚書令 司徒瑒遣吳明徹帥舟
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
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
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
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
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
趣湘州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爲皇太后 巳
未齊封皇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
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

王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
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
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
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
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
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辛巳
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爲
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
岳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
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

重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太子 八月齊以任城王湝爲太師馮翊王潤爲大司馬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侯莫陳相爲太宰婁叡爲太傅斛律光爲太保韓祖念爲大

將軍趙郡王叡爲太尉東平王儼爲司徒儼有寵於上皇及胡后時垂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朝故事由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以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具從上皇與胡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爲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觀者傾鄴城儼怕在宮

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并州儼
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器玩服飾皆
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還怒
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屬官
及工人必獲罪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
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
而中止 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
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
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朝
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

司徒瑱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
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
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
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
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
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
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
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
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
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

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
過巴陵不敢發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
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
已爲徐慶等所據慶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
定信之無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
李廣定心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
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
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吳明徹
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
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

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
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
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
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
拒戰入二日乃擒之 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
飢僵尸滿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十一月戊
戌朔日有食之 丙午齊大赦 癸丑周許穆公字
文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 齊上皇還鄴 十二月
周晉公護母卒詔起令視事 齊祕書監祖珽與黃
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

和士開罪狀令述奏之述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
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
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
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
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
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
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
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
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
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
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

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
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
由是失明 齊七兵尚書畢義雲爲治酷忍非人理
所及於家尤甚夜爲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
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瑒進位大傅領司徒加殊
禮 辛丑周主祀南郊 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

鄭大護來聘 湘東忠肅公徐度卒 二月丁卯周
主如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

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甲辰周大赦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戊午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

以避之周總管田弘從梁主副總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二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爲太傅尉遲迥爲太保齊公憲爲太司馬齊上皇如晉陽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旣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入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庚戌周主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壬戌齊上皇還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揚忠交于馭龍襲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九
爵取去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晉公護欲引以為腹
心取士以白忠忠曰兩姓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
辭之 丙午帝享太廟 戊午周主還長安 壬戌
封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 八月齊請
和于周周遣軍司馬陸程等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
侍中斛斯文略報之 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廟
庚午帝享太廟 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
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
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 甲辰周主如波陽

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等聘于齊 始興王伯
茂以安成王瑱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
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日文皇
知子之墜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
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爰
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
於道殺之車中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
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
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
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

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敵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日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官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世祖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旣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

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好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旣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長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大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會遣司會李綸弔賻且會葬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

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爲右僕射勣份之孫也 辛丑上祀南郊 壬寅封皇子叔英爲豫章王叔堅爲長沙王 戊午上享太廟 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爲定州刺史語人曰次敘當至我矣齊主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 己丑齊徙東平王儼爲琅邪王 齊遣侍中叱列長又聘于周 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

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
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
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
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
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
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
言於齊主請出土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
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
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
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

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
得在諸貴行末旣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
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
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
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
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
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
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
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
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

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獻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獻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交州刺史葬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獻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知太后密旨者謂獻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上明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

開蒙玉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止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官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口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獻以不臣之罪且

日獻將復入諫妻子咸上之獻曰社稷事重吾寧死
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
勿入恐有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
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獻又典朝政清正
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
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三月齊主如晉陽
夏四月申子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
崇皇寺乙丑齊主還鄴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
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

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
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
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
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賂
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
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
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
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
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
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

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
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
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遣陸
媪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
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
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弃舊怨虚心待之與
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
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
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
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秘書監加

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
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
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
死 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 丁巳以吏部尚書
徐陵爲左僕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吏
部尚書君理之女也 辛亥周主還長安 八月庚
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
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歐
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
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部下多勸之反遂

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戡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
諭旨紇初見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
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為福未為
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
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
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
昭達討紇 壬午上享太廟 十一月辛亥周郢文
公長孫儉卒 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
為太保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

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太僕射 周

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自華皎之亂與周

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修舊好上
許之遣使如周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 齊東安王婁叡

卒 丙午上享太廟 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

之來聘 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

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

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

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

任城王浩爲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歐陽紇召陽
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
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
紇聞昭達奄至恒擾不知所爲出頓涯口多聚沙石
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
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篾皆解因縱
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
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傳謂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
佐郎蕭引獨恬然曰幼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

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引
允之弟也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
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繡幃油絡駟
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
刺史之儀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戊戌齊安
定武王賀拔仁卒 丁未大赦 夏四月甲寅周以
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 周主如醴泉宮 辛酉齊
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戊寅葬
武宣皇后於萬安陵 閏月戊申上謁大廟 五月
壬午齊遣使來弔 六月乙酉齊以廣寧王孝珩爲

司空 甲辰齊穆夫人生子恒齊主時未有男爲之
大赦陸令萱欲以恒爲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
便斛律后毋養之 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
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癸丑齊立肅宗子彥基爲
城陽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
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與富
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醫
云王傷寒極重佗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

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愈 乙卯周主還

長安 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爲太傅 司空章昭達

攻梁梁主與周摠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

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

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

縱兵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摠管衛公

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

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首尾邀擊

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

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

寧朔隄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
 引還 八月辛卯齊主如晉陽 九月乙巳齊立皇
 子恒為太子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齊以廣
 寧王孝珩為司徒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復以梁永嘉
 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
 亡莊憤邑卒於鄴 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
 宗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
 武卒 十二月丁亥齊主還鄴 周大將軍鄭恪將
 兵平越舊置西寧州 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
 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

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弃嶺東來圖汾
 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
 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
 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
 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
 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
 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
 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取其償安在
 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
 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

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
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
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

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辛酉上祀南

郊辛未祀北郊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

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

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二

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壬寅齊以蘭陵王

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

才爲尚書令唐邕爲左 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

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 則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

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 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三月丁丑大赦 周齊 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

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 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

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 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戊寅

朔日有食之 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太保 壬辰

齊遣使來聘 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

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詡

來聘 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

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卧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惜之族子也敷子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謚上表申理周主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

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以素為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

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問搆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見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

主不審首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千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

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未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

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諺死至尊宜自至于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鏗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正于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

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弦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八月己亥齊主如晉陽

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宰馮翊王濶為太師 己未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

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

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

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壬午周翼公通卒 甲申上享太廟 乙未周遣右武伯谷會琨等聘于齊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弮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顓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於周 十一月丁巳周主如散關 丙寅齊以徐州行臺廣陵王孝珩錄尚書事 庚午又以爲司徒癸酉以斛律光爲左丞相 十二月巳丑周主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 是歲梁華皎將如周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都三州與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